

我的耳鼻喉軟組織超音波學習之路

廖立人醫師 / 亞東醫院 耳鼻喉頭頸外科

胡適先生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六年前住院醫師訓練結束之前，前途茫茫，台大的王成平與楊宗霖老師熱心教我怎麼做頭頸部超音波。後來我去亞東醫院面試時，朱樹勳院長問我要發展什麼，我便隨口胡謔說要發展頭頸部超音波，後來我只好硬著頭皮，把台大老師整套的做法移植到亞東醫院，開啟了我筆路藍縷的頭頸部軟組織超音波學習與研究之路。

主治醫師前幾年不知要做什麼研究，我便模仿吳志修前輩之前的研究，利用自己的病人資料，開發一個及時的超音波評分系統，想不到居然能發表在 2010 年 ENT 排名第一的期刊(Head & Neck)上，後續也就順水推舟利用這個超音波資料發表十數篇以上的相關論文。

前年利用博士班選修機

會，選修一學期的超音波醫學課程，聽到很多台灣學有專精超音波大師的課，讓我有很深刻的啟發，在一次與王亭貴老師課後請教的機會，發現顛咽喉關節的超音波其實也可以做，於是我去看了相關論文，並利用自己的病人，居然也發表了國內第一篇顛咽喉關節超音波的論文。

我常有頸部腫塊的病人來就診，每個病人對我來講都像一題不同的考題等著我來解答；每個病人對我來講都是充滿『亦師、亦友、亦敵』的愛恨情仇。懷疑有頸部腫塊的病人，部份在門診檢查完確定沒事，說明完就可以高興回家，其他部分需要安排超音波進一步探查，大部分超音波看完心中就有約略有譜，但仍有部分不知道確定診斷的病人需進一步安排其他檢查或手術。當進一步確定診斷後，回頭來比對

超音波影像，如此便可以反覆磨練自己看超音波影像的功力；所以對我來講，所有的病人都是我的老師；當診斷出來，需要開刀時，我們則是共同並肩作戰的朋友。如果明明知道是惡性轉移癌，可是偏偏又找不到原發處，這種可說是我的大敵人。也由於每個病人的情況各異，在解題的過程是最有趣的而且可讓人樂此不疲的！

這一、二年來，我大概每季會約耳鼻喉科有做超音波的同好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一起討論有趣的超音波研究題目，藉著這種機會腦力激盪、聯絡感情加上鞭策自己；也希望有更多對頭頸部軟組織超音波有興趣的人，可以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讓台灣的耳鼻喉頭頸軟組織超音波未來能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圖、2 年前超音波年會與韓國影像科來訪的白醫師合影



圖、今年六月份於宜蘭禾豐竹露民宿輕鬆的舉辦小型頭頸超音波研究討論會